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九十四編

偵探小說

橘英

刀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橘英男

第一章 生命以上之物

萬籟闐寂。森蔭鬱蒼。有房屋一所。隱於其間。和洋折衷。饒有風趣。庭中紅葉夕映。蘸影泉水。如濯蜀江之錦。樹旁堆有假山。苔蘚斑斕。耐人摩撫。客室正對斯庭。室中陳設雅潔。有一人佇立凝視。年約三十四五。儀表端嚴。長短適度。目光炯炯。稍帶神經質。穿黑色日本外褂。上綴橘紋。日本風俗。每於外褂上綴花紋。所以表其閥族。手頻撚髭。若有所思。無何屏門遽開。有一人出見客。蓋是屋之主人也。

主。嘻。橘君久待。良歎。日來天氣漸冷。得毋寒乎。

橘。否。多謝盛意。殊不敢當。

主。請速坐。我輩宜脫略。切勿拘。

主人既延客。亦欣然就坐。

主。召君來。正有細事。但君來。有人知否。若有人知。殊不妥。

橋深恐有祕密事垂諭。未令人知。軍人固應爾爾也。

主甚善。甚善。吾輩正當若是。君誠慎於此。可見一斑。

橋言重。令人惶恐。

主並非虛獎。今且談正事。試問君設有一事相託。能捨生命以爲之否。

橋未審何事。以閣下鈞命。苟有益於國家。雖赴湯蹈火。不辭。請明諭以釋疑。

主君誠有肝膽者。然此尙軍人分內事。今所欲。免君者。猶較難。

主人語至此。略一頓。

主君能以生命以上之物。畀我乎。

橋生命以上之物。耶。生命以上之物。耶。生命以上之物。何謂者。愚昧殊不能測度。

竊計所有。殆無有更重於生命者。

主生命以上之物。君弗解耶。惟軍人有生命以上之物。君固軍人也。至生命則自

吾人以至螻蟻。莫不有之。君豈猶未解耶。

第二章 非常之游蕩

生命以上之物謂何。橘低首拱腕。力索苦思。不可得。主人則凝視橘。一任煙卷之灰散落。

主。嘻。橘君。猶未解耶。姑明言之。何如。所謂生命以上之物者。非他。卽吾輩最愛惜之名譽。今欲君以平日所保軍人名譽。敝屣棄之耳。

主人語未竟。橘俯首皺眉。疑團滿腹。眼驟放異常之光。一注視主人之顏。不禁手輒膝搖。頓變常度。寸衷迴復。有若轆轤。須臾復仰視主人。而四目光線正相接。若水平線者良久。

橘閣下。以閣下之鈞命。自當敬遵。但就生命以上之物思之。區區小官。亦無偉大之名譽。苟能爲國盡犬馬之勞。此外亦無所望。雖生命。雖財產。雖名譽……

橘言時。主人諦視之。熱誠現於面。至此遽斷其語。主。甚善。甚善。以我之命令。君誠能捨此名譽耶。

橘仰承命令。誠惶誠恐。閣下帶統轄陸軍最高機關參謀本部之重任。掌一切國防及用兵。直隸大元帥天皇陛下小官不過其部下一尉官耳。相隔雲泥。何敢仰承直接之命令。如蒙驅使。尚乞傳所屬部長命令之。

主。嘻。誠然。但此事無論父子兄弟。卽平日所賴以爲股肱之幕僚。亦不能使知也。故不得謂命令宜謂請託。蓋我水本操固已離參謀總長之地位。以憂國志士之資格相請託。君之名譽亦許畀我耶。

橘。敬奉教鈞意。既爲國家小官。名譽何足惜。

主。然則君已諾矣。誠副我望。誠副我望。

主人水本操現喜悅之色。表感謝之誠。既忽變其爽颯之姿。爲沉鬱之態。一若不勝感慨者。橘則危坐悄然。自計一身變幻莫測。惟聞秋風淅瑟聲。鐘表剝啄聲。雜以泉水聲。落葉聲而已。兩雄相對。默焉良久。主人則又欣然啟口。

主。橘君果已許諾耶。

橘士爲知己者死。當效微勞。橘之生命。名譽。敬爲國奉獻於閣下。願任閣下爲之。去大丈夫一諾千金所厚望於君耳。

言至此。卽取旁置包一。置橘前。

去此以與君者。

披之中有紙幣一巨束。橘驚惶後退。瞠視主人。茫然不知所措。水本一手握髻。一手指金曰。

去金千圓。充君非常游蕩之資。罄且再贈君也。

第三章 究往何處

股肱幕僚不可得而聞。自處憂國志士地位以相託。要人生命以上之名譽。給金千圓。且允續給。使人爲非常游蕩。良可怪矣。然掌陸海軍最高機關大將之語。似非不足信用者。甯爲張良韓信。連籌帷幄之中。決勝於千里外耶。實百思不得其故。而其精忠爲國。固可斷言。夫名譽。廉恥。軍人所重。污品行。耽酒色。尤所切戒。乃大將之命。

令也。委託也。祇此非常游蕩一語。固有難以遽諾者。橘悄然俯首。默焉沈思。而水本大將。則亦熟知其猶豫。

水橘君。君在學校時。卽以品行方正聞。自就現職以來。尤未嘗倦於勤。昨日部長猶談及之。游蕩之事。自非素習。姑試之何如。

橘「謬獎何以克當。但游蕩之事……」

水「不諳耶。」

橘「唯。」

水「雖然。此事尙不難。酒館也。娼家也。廁身其間。飲醇酒。狎婦人。揮霍母少吝惜。金罄則來續取。而勿勤厥職。則庶幾矣。」

橘聞大將言。臟腑爲之震動。咬齒皺目。兩手緊握如螻蛄。

橘「閣下……」

橘呼大將。更睨大將顏。

橘此橘英男……此英男……帝國之軍人……此穢行……不能軍人之體面
攸關名譽……

水嘻嘻名譽早畀我矣。君軍人也。軍人之言固可貳三耶。

橘誠然。但小官實……

水否。天下無不能爲之事。君其棄生命以上之名譽。拋職務。耽游蕩。爲國家之將來。蓋非擲橘英男一人之名譽。無以揚大日本帝國之名譽也。

橘諾。從此橘英男無所謂名譽矣。金謹領。

水如是。誠累君矣。今夜可逕往赤坂遊。君不諳。當伴君行。
赤坂爲東京市之一區。妓多聚居於此者。

日已西沈。窗櫺色暗。大將乃偕橘私出一小門。未審究往何處。

第四章 春本院之小初

長官給金。使爲非常之游蕩。不可思議之事。實爲夢想所不及。置身軍籍之橘英男。如以游蕩聞於同儕。恥辱孰甚。噫。恥辱乃名譽之反對。然而誓大將矣。恥辱不可避。

名譽何可保。況大將爲國深謀。云此所以貢獻將來國家者。縱抑鬱。不得不暫忍。拱腕瞑思。自訟漸決。舉目四顧。見杯盤列於前。一妓正持壺勸飲。笑靨嫣然。

妓。君胡鬱鬱若此。請進斯爵。以澆塊壘。

橘默然。惟斜睨搖首。妓亦不復勸。

妓。酒非君嗜。清夜客來。茶當酒。烹花茗。以進何如。

橘。良佳。

妓呼茶。有女傭將茶具來。良精雅。妓注一杯。笑容進橘。橘一口吞之。

橘。渴甚。更一杯。

妓。唯。唯。君縱飲。

橘既飲。復四顧。

橘。閣下安在。

妓。閣下。君同來者耶。已早歸矣。

橘或尙在別室。

妓君過鬱鬱未注意。或尙在別室。試呼之。

橘不必。不必。

橘至是。手足無所措。中心惶然。細視妓。肌膚豐腴。眉目如畫。適當燈下。豔色益媚。而風韻之中。凝有端莊之態。年可廿一二。沈默寡言。尤所罕覩。相對寂然。惟聞別室歡呼狂飲聲而已。有頃。橘出錶視之。

橘嘻。十一時矣。當歸。請暫別。

言時。起立欲行。妓牽衣曰。

妓請少安。胡亟亟乃爾。

橘否。明晚當再來。

妓若然。明晚遲君。勿食言也。

橘必來。但未知芳名謂何。

爲賤名不足污君耳。春本院之小初也。

第五章 將大杯來

翌日橘仍服軍服。勤職於參謀本部。相見同僚。心神不定。回憶昨夜。惘恍若夢。水本大將治事於總長室。召部長傳命令。無異於平時。然而昨固以千金畀我。勸爲非常游蕩。以發揚帝國名譽者。怪怪奇奇。殊難懸測。豈大將仔肩重任。晝夜心勞精神。上遂生異常之變狀耶。而觀其舉動。又無少異。橘自昨夜以來。萬想千思。狐疑莫決。至此又轉一念曰。豈大將發狂乎。就其近狀偵之。必當有得。乃覓同僚工兵大尉名山瀨猛三者密詢之。

橘山瀨君。今有密事相詢。願君告我。君日侍總長之側。當審總長之狀況。比來總長有異狀否。

語聲甚低。而山瀨聞之殊駭怪。

山異狀耶。何異狀耶。問題良新奇。吾觀君今日正有異狀。

橘忸怩。躊躇不能答。須臾。

橘僕今日稍覺頭痛耳。其餘無他。

山殆感冒耶。是實君所罕有者。總長毫無異狀。君有所見耶。

橘否。無之。姑作是問耳。

橘無言良久。瞑想太息。是日無事。卽歸麴町區三番町。橘固卜宅於此也。其妹名千枝子者。聞靴聲橐橐。卽出迎。

千兄歸良早。

橘尙未娶。父母均棄養。家中僅一弱妹。甚相友愛。外一僱媼而已。平日橘歸。自入門。兄妹相見。卽刺刺。媼見其和睦。常設夫婦若此。更可歆羨之幻想。今日橘歸。一言不發。問亦不答。趨入室。卸服就坐。憑案沈思。千枝子徐至其側。諦視良久。

千兄有何恙耶。

橘否否。

千「今日已爲兄烹所嗜物。卽進何如。」

千枝子怡色柔聲相詢。橘益覺無限感情。鬱爲愁雲萬丈。

橘「已烹乎。諒適口。呼媼取之。」

千「彼在庖廚。聾甚。不能知兄歸。適兄卸服。妹已囑其將飯來矣。先飲葡萄酒何如。酒昨日小幡君送來者。」

橘「將大杯來。」

大杯一語。聲宏若巨鐘。千枝子爲之驚悚。瞠視阿兄顏。

第六章 阿兄良苦

橘平時飲酒。不過兩小杯。母論如何敦勸。必不再飲。今夜旣飲兩巨觥。俯首無言。有頃。又連飲不休。肴之佳否。亦不置一辭。千枝子諦視其兄。口呆目瞪。殊不解。見杯中又空。

千「兄尙須酒否。」

橘正凝思。已忘千枝子在側。至此急問千枝子曰。

橘。嘻。吾妹。余醉矣。已飲幾許。

千。兄不省耶。三數爵矣。尙須乎。

橘。否。多飲殊無味。

千。卽進飯何如。

橘。飯無須。有事尙須他出。恐遲歸。囑媪小心門戶。可先眠。

千。今夜阿兄。又須遲歸耶。枯寂良可畏。

橘。胡膽怯。乃爾妹。非嘗謂始終必爲軍人之妻耶。軍人則不論何時。不論何地。喪身。要未可知。其時更當何如。

千。言雖如此。今夜固甚寂寞也。

橘。我橘。英男。從此以身殉國。亦不可知之數耳。

千。枝子聞言。驚惶殊甚。

千眞有此事耶。

橘現雖未必然。使一旦騷亂。焉能決其必無要亦軍人意中事耳。往矣。

千尙需何物否。

橘無需嘻醉矣。

言竟逕出門。千枝子旣送之。見媼自廚中抱手爐出。且行且語。

媼相公夜出。天寒良勞苦。小姐又須如昨相俟矣。甚無聊也。

千枝子見橘舉動異常。愁思滿懷。老媼之語。一若未聞者。孤燈熒然。相對枯坐。而心

中滋不安。媼又喃喃自語曰。

媼相公夜出。雖有事。然昨旣遲歸。今又如昨。良可納罕。

無何。乍聞窗上淅瀝聲。

千嘻雨矣。阿兄良苦。

夜雨敲窗枯葉墜。地千枝子。聞之無一。非淒涼之聲。而赤坂青樓。固猶春滿人間也。管弦雜奏。歌酒未央。有平日英雄自命者。二人正樂而忘返。其人爲誰。蓋陸軍部士官。山本熊雄及磯野三郎也。二人素以國家干城自任。而其好色更加人一等。亦可歎矣。

山三助孃。昨偕奧山君。食饅於福米。

酒樓名

樂乎。其後復同往何處。從實供來。

三君於何處見之。昨固未嘗遇奧山君也。誣巖人得毋罪過。

磯野含笑斜視三助。

磯山本君舌戰敗矣。三助孃舌劍脣鎗。本超儕輩。故頗能自飾其祕。非依軍法會議。嚴訊不可。

三君以祕密事誣妾。甯不可憐。妾固妓也。然其正大光明。不啻寶鑑當空。普照大千世界。謂余不信。試問若。

三助言時。以手指其婢阿花。山本則掀髯狂笑。

山三助孃不復饒勇矣。呼阿花自衛。蓋無異懸白旂乞降也。吾輩可勿事攻擊。
三君強力掩襲。妾正當嚴密防禦。正正之旗。堂堂之鼓。胡乞降爲者。攻城礮耶。野
戰礮耶。請雜施之。毋少客氣。妾必不望風而靡。

三助雄辯滔滔。磯野聞而欣然。遽推門躍出廊下。驀見一人。

磯嘻君爲橘君耶。大奇。大奇。山本君！山本君！橘君來此也！

磯野狂呼未畢。山本躍出。

山胡謂者橘君……英男君耶。此處逢君。實出意外。素以金堅玉潔聞者。固亦戀
此芳卉耶。請入室暢叙。

橘慙然不覺進退維谷。不得已由背暗趨起而入。

橘兩君均消遣於此耶。

磯石縱流。葉縱沉。吾意溫柔鄉風味。橘君終不能領略。詎竟值君於此也。人世迷
離。誠非井甃所能窺測。雖然青眼者誰耶。